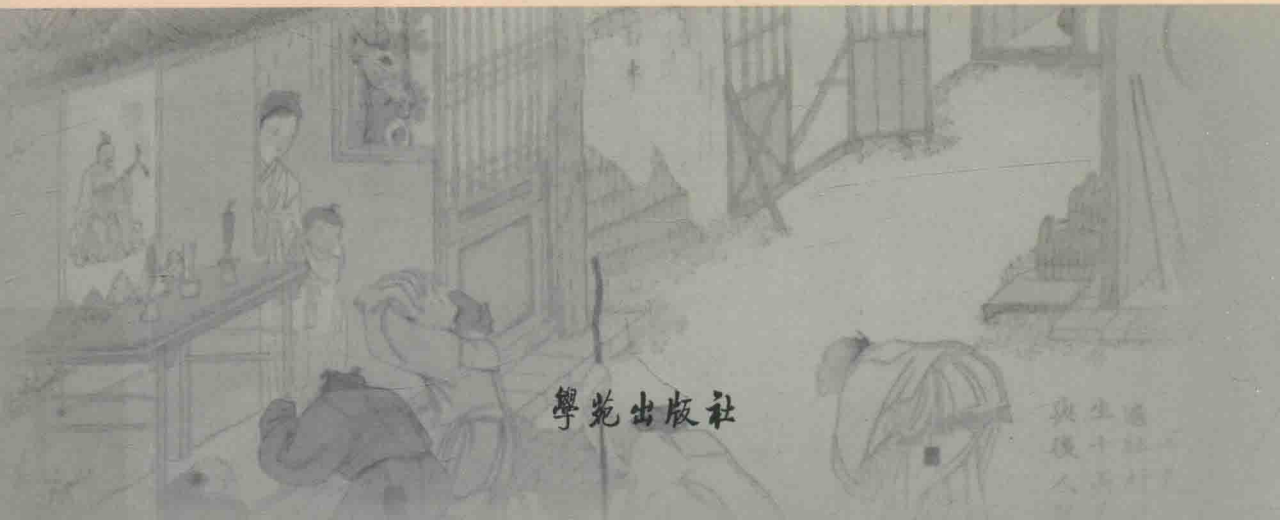


炎 帝 神 農 氏



先农崇拜研究

董绍鹏 著



學苑出版社

生通
十餘年
與後人

炎 帝 神 農 氏



先农崇拜研究

董绍鹏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农崇拜研究 / 董绍鹏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77-4936-6

I . ①先… II . ①董… III . ①祖先神—崇拜—研究—
中国 IV . ①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1126 号

责任编辑: 周 鼎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010-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40.5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0 元



前言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成为世界文明史中长久耀眼的一员。

曾经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古玛雅文明，尽管都发出过夺目之光，但都在铅华洗尽后归于黯淡，成为人类文明史的考古对象。

没有哪个古老的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延续不断。

有时我们愕然，私底下感觉我们像是古生物的孑遗物种，总要以极度沉静坦然的心态面对世界的怀疑目光。

我们在生存，一方面应当说是中华民族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造化赋予我们这样的坚忍不拔自然性格，另一方面，也应该感谢遥不可知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他们为了我们这些不曾谋面的后世，而发自苦心地遗赠我们自己民族创造或验证的知识。这些先人中，有一位是让我们的祖先懂得从渔猎文明走入农耕文明的农耕农业首创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的先农炎帝神农氏。

其实，他不过是先行者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事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丰富，最终成为农耕农业的集大成者，成为千千万万先行者的化身，成为后世人们崇拜的神祇。

因为，只有泽被千秋的先人，才有资格成为享用人间之爱供奉的真的神祇。

这也是中华民族感恩人性的重要特征，我们感念泽被子孙的先人。

农耕农业是华夏子民的民生之本，在山多平原稀少的这片土地上，勤恳加坚韧，成为几千年来土地耕作者的基本人格特征，在日复一日的轮回往复中，不断对以往经历加以总结，逐渐形成世界古代农耕文明知识宝库中的精品知识内容。不少的这种精品知识，都被附会于先农炎帝神农氏的伟业上，便于世人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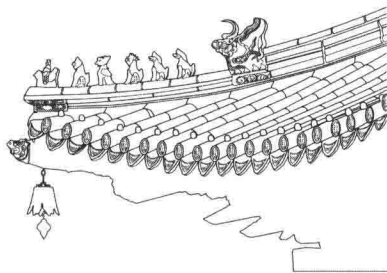
作者常年工作于北京先农坛，致力于先农文化的宣扬，在梳理长期以来先农炎帝神农氏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对他的非农业文化内涵给予关注和分析，同时，也尽可能分析与梳理中国古代国家祭奠和民间较为认可的其他具有先农之责的农业神祇



祭拜情况，集合从业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完成这部《先农崇拜研究》。通过这个作品，不仅可以以史为经、以物质层面的分类为纬，彻底阐述中国古代主要农业神祇的文化职能和相互关联，更对中华民族的古代农业职能主神——先农炎帝神农氏的祭祀文化方方面面做出全面的解读，体现“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传统农耕农业社会政治理念中的核心精神元素，也对先农炎帝神农氏崇拜得以细致入微的全面解剖，提出自己的文化思考，尤其对于现今提倡发扬和恢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大环境下，一些人的无所适从或者病急乱投医的全盘接受传统文化的愚昧做法，提出建立在对于先农文化精神的深层认知基础上的看法，即：先农崇拜是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先农精神具有在传统文化中难能可贵的积极进取、自我创新的宝贵意识。因此，传承先农文化和先农崇拜，对中华民族具有进步意义。

你可以把先农崇拜中的制度行为看成远古文化孑遗，但这不能掩去他对当下时代的我们所给予的阳光思考。虽然时间已流逝几千年，但未必我们今天能做的、能想的在思想高度上可以堪比远古先人，因为，这要看今人能否传承他们的创新精神，能否实现中华文明有序的自我更新。

作者于公元二零一四年秋



目录

上篇 先农之神：组成与文化职能

导言	001
第一章 神话传说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基础	004
第二章 炎帝神农氏	013
第一节 “农皇”：农业之神的炎帝神农氏	013
1. 炎帝的传说与原始文化功能	013
2. 神农氏：缘起与神话形象的形成	017
2.1 神农氏的神话缘起与内涵	017
2.2 神农氏的神话形象	026
3. 炎帝神农氏传说中的历史遗迹	030
3.1 湖南炎陵县炎帝陵	031
3.2 陕西宝鸡炎帝圣迹	037
3.3 山西高平炎帝陵	041
3.4 湖北随州厉山神农洞	042
3.5 河南淮阳五谷台	046
3.6 山东曲阜：炎帝神农氏试耕处与犁铧店的故事	047



4. 八蜡神崇拜中的炎帝神农氏	049
4.1 八蜡神的内涵与祭祀历史	049
4.2 民间八蜡神崇拜	055
第二节 “药皇”：医药之神的炎帝神农氏	060
1. 传说中的医药成就及影响	060
2. 历代先医崇拜	066
2.1 先医崇拜的内涵	066
2.2 明代嘉靖先医之祀定制	069
2.3 清代先医之祀制度	070
第三节 作为传统政治天道符号的炎帝神农氏	071
1. 圣王：历代帝王崇拜中的炎帝神农氏	071
1.1 历代帝王之祀的缘起和内涵	071
1.2 明洪武二十六年遣官致祭仪	079
1.3 明嘉靖十一年定亲祭仪	081
1.4 清代历代帝王祭祀之仪	083
2. 帝师：清代传心殿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制度	085
第四节 自然神格化的炎帝神农氏	093
1. 五方帝崇拜中的炎帝神农氏	093
2. 明堂配享中的炎帝神农氏	105
2.1 略说明堂	105
2.2 神农氏在明堂之祀中的配享	115
3. 宋代的感生帝之祀	118
第三章 后稷氏及其他	120
1. 古老的农业职能神：传说与文化功能	120
2. 后稷传说中的历史遗迹	125
2.1 陕西武功教稼台	126
2.2 山西稷山后稷庙	128



2.3 山西万荣稷王庙	129
2.4 稷神山的传说	131
3. 其他具有先农之责的神祇	132
3.1 烈山氏柱	133
3.2 田峻	134
3.3 田祖（田祖氏）	136

下篇 先农炎帝神农氏崇拜

导言	137
第一章 先农炎帝神农氏的国家崇拜：耜田礼	141
第一节 耜田与耜田礼	141
1. 远古时代的礼制孑遗	141
2. 耜田礼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重要意义	149
第二节 耜田享先农	152
1. 天子躬耕耜田：耜田礼的制度内容	152
1.1 汉代：耜田礼的恢复期	152
1.2 三国至隋代：耜田享先农的制度定型期	157
1.3 唐宋元：耜田享先农的制度完善期	163
1.4 明清：耜田享先农的制度程式化期	170
2. 耜田的方位	185
3. 耜田的管理与种植	188
4. 耜田礼的器用	199
4.1 耜田礼农具	199
4.2 耜根车	204
4.3 耜耜的装饰	208



5. 耜田礼乐歌与耕耜禾辞	211
6. 皮弁服与耜田礼服	216
7. 耜田礼的“近亲”：迎春礼与鞭春牛	221
7.1 东郊迎春的由来	221
7.2 清代方志中记载的迎春礼、鞭春牛、芒神式	226
【本节附】耜田享先农的日期	233
第二章 先农炎帝神农氏的国家崇拜：祭祀礼	235
1. 国家崇拜的祭祀礼仪与祭制	235
2. 国家崇拜的享神乐舞	243
2.1 中国古代雅乐乐舞制度演变大略	243
2.2 历代先农炎帝神农氏之祀乐器的使用、乐舞	246
3. 国家崇拜的享神之用：陈设、礼器、祭服	258
3.1 陈设与礼器、祭品	258
3.2 祭服	273
4. 国家崇拜的卤簿	282
第三章 先农炎帝神农氏崇拜的礼制建筑	297
第一节 先农崇拜的主要功能建筑	297
1. 祀神拜台——先农神坛	297
2. 神仓	302
3. 观耕台	312
4. 天子的斋戒之所——斋宫	321
第二节 北京先农坛	329
1. 北京先农坛：建立、兴盛与衰落	329
2. 北京先农坛的祭祀文化内涵	353
2.1 核心祭祀文化内涵：“农业”主题祭祀	353
2.2 非核心祭祀文化内涵：“军器”主题祭祀	371



第三节 清代地方先农坛	375
1. 雍正帝与地方先农坛	375
2. 地方先农坛的祭祀制度	385
第四节 民间祭祀先农神的场所	404
第四章 先农崇拜的文化价值	412
第一节 先农炎帝神农氏崇拜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412
第二节 先农崇拜的现实意义	419
附录 1: 中国古代耤田享先农年表	427
1. 明代以前历代耤田或耤田享先农年表	427
2. 明代南京山川坛耤田享先农年表（永乐帝迁都前）	433
3. 明代北京山川坛（先农坛）耤田享先农年表	435
4. 清代北京先农坛耤田享先农年表	443
附录 2: 清代皇帝耤田礼（躬耕耤田）仪程	455
附录 3: 清代皇帝祭祀先农之神仪程	458
附录 4: 清代祭祀先农中和韶乐乐章	461
附录 5: 清代祭祀先农中和韶乐乐谱、三十六禾词乐谱	462
附录 6: 清代祭祀先农八佾之舞祭舞舞谱	469
附录 7: 清代祭祀先农中和韶乐乐器、舞具	484
附录 8: 清代祭祀先农祭服、乐舞生舞服	490
附录 9: 明代、清代祭祀先农礼器	499
附录 10: 部分清代地方先农坛文献记载	506
附录 11: 中国古代有关先农、耤田的诗文（元代以前）	523
附录 12: 明代、清代湖南炎帝陵祭文	578
附录 13: 明代皇帝亲耕位次图	591
清代皇帝亲耕位次图	592



附录 14：清乾隆《钦定太常寺则例》中北京先农坛祭祀制度记载	593
参考文献、书目、媒体	625
后 记	635



上 编

先农之神：组成与文化职能

导 言

信仰，是指引人类心灵前行的灯塔，是超脱世俗需要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狭义上说，所谓的信仰专指宗教，或者是神祇崇拜——无论是一神还是多神。

世界古代史中，人类的信仰史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我们熟知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无一不是从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开始的信仰历史，不仅内涵丰富多彩，而且在湮灭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仍然以神话等文学形式流传于世间，为后人所称道。

中华民族的信仰历史同样悠久长远，后世熟知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伏羲创造八卦之术、仓颉造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属于原始状态下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之信仰，充满英雄创世的绚烂故事和感人事迹，表现出后世人们追思远古的畅想驰骋与感恩之思。因此，我们的原始信仰崇拜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先民奋斗画卷。

随着华夏社会的演进，进入周代后，民族的信仰演化被世俗政治理念所淡化，周代天子德治天下、礼乐治世思路，



成为古代中国由多神信仰迈入人为宗教时期的阻拦网，原本应该顺利完成的中华本土宗教演化进程被人为阻滞于现世的世俗政治利益需求门槛之外，代之以多神信仰的神话历史化转变，把原本是神话的传说人为依据政治所需披上上古历史的外衣，并在现世政治利益驱动下快速完成历史化的转换。这样，寄托着美好浪漫主义思想的神话，摇身成为统治者倡导的颂圣政治文化工具，成为符合周代以降德治天下的正统历史，文学浪漫主义的色彩褪去后，剩下的只是现实又现实的现世政治利益诉求。这个结果，严重影响了周代以降中华历史的人文思想，在社会关注现世利益诉求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人文有余、戒忌不足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现实观，造成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无法在华夏大地树立终极权威，而只能为现世功利服务的尴尬局面。所谓信仰的灯塔效应，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少数心向彼岸的人层中间，而多数人的眼中视信仰为追求此岸幸福的工具，信仰的神圣性最终走向淡化。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过评价，认为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少年时期，希腊文化代表青年时期，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还认为，中国从本质上看不存在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其实，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不是传统中国史学界通常认为的以政权更迭为演进线索的断代史、政权更迭史，而是专指人类思想、社会思想演进史，比如哲学思想史。显然按照黑格尔的认知，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世俗政治思想史已经演化停滞。但实质上，中国传统的本土信仰（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祖先崇拜等）一直在试图同化、异化外来信仰，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取得相当成效（譬如对印度佛教传入汉地后的同化），中华民族功利主义的信仰演化过程从未停滞。

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世幸福的功利主义信仰中，弥漫着严重的所谓颂圣思维，曾经在神话传说中为世人带来福祉、带领人们走出蒙昧的远古圣贤，化身为福佑人间的神祇，为世人香火供奉，成为中华民族公共信仰体系中的成员。因为人类的生物属性，使古人思维中深深根植衣食为先的原则，所有圣贤为后人创造的福祉中，以农桑独大。传说中发明农业生产工具、培育粮食作物品种、传授人民农耕技术的神



祇，以及最早找到可为编织衣物材料的神祇等，成为造福子孙万代、为人之先的农神、织造神，广为中华民族后世子孙崇拜与敬祀。

伴随先民淳朴认识世界理念产生的各式农神，与其他关系民生的神祇一道，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影响广泛而深邃的莫过于先农神农氏的神话，他的影响，深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神农氏的神话产生于春秋战国，经过汉代与炎帝神话的融合，再造先农炎帝神农氏这位新的神祇，成为中华文明中具有高尚神格、人格及务实人文理念的远古圣贤。



炎帝神农氏（《三才图会》）

汉代以降，先农炎帝神农氏神话的演进，经过千年的辗转、流传、完善及文人的补充，宋代时神话内涵得以定型。在神话的不断演进中，炎帝神农氏的高尚品格、泽被后人的丰功伟业为万世所崇仰，他的神话俨然就是上古历史的一部分，因此炎帝神农氏成为流芳万代之表的三皇之一。

除了先农炎帝神农氏外，备受姬周王朝推崇的祖先神后稷，也是周代的官方先农神，只不过周的湮灭使后稷之祀随之而衰。以后的历史中，除了作为先农炎帝神农氏的陪衬外，民间中尚存有崇拜，特别在北方地区的民间仍有一定流传。

无论炎帝神农氏还是后稷氏，他们的为民造福、勇为人先、为民谋福祉的圣贤事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人之美，成为民族的美德，成为中华民族本源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先民开创家园的缩影，以及奋斗不息的化身。

有信仰的人，就像带着光行走，路再黑，都可以为自己照亮。



第一章 神话传说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基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拜万物有灵却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民族。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中国有教众，佛教、道教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兴盛过，我们的民族怎么会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呢？

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传统，不是等同的概念。中国有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始终如一地占据国民的精神世界而没有被世俗同化，没有哪一种宗教成为国教，使人们的世俗行为受到强制性的制约。虽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如佛教、道教极度兴盛时期，像唐朝、明朝推崇道教，东汉、南北朝佛教的普及传播，元朝对各方宗教的兼容并包……不过因它们的存在时间之短，很快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记忆中的碎片，逐渐消逝于善于忘却的历史习俗之中，就像在地球生物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属于演化旁支的生物一样。

上古时期到周代之前，原始的中华民族还是存在朴素的神祇信仰，神祇的政治地位至少比翼于假托世俗政治诉求内涵的“天道”理念，不过，周代开始推崇传说中的上古圣人治世之学，强调以圣人之心、圣人确定的社会运行秩序“礼仪”来驾驭人间世俗万物，原来比较单纯的神祇崇拜、神人共事，开始逐渐退居社会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治世逐渐要于敬神。尤其进入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迫使社会结构随之变化，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元素日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当下，现实主义理念空前高涨，神祇沦落为人们宣传政治理念的假托与工具，演变为对当下的映射，神祇的神圣性彻底丧失。

中华民族的神祇崇拜，还没经历从多神到一神的演化，进而成为高阶的人为宗教，就突然为世俗社会的强烈变更所制止，停滞于一神教大门之外，并蜕化为世俗政治和民生福祉理念借以寄生的依托，丧失成为人间崇高指路灯塔的机会和地位。世俗社会的强烈现世之需，扭曲着人们的世界观，彼岸不再为人推崇。现世的利益追求，诸如功名利禄、福报安康等，成为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因此，知生方知死（孔子谓：不知生安知死），是为人世首要。



如此老成的文明，恐怕是世界罕见，不要幻想、不要灵魂的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潜意识，一直以来左右着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人们。神的崇拜、宗教，只是一点生活的点缀，艰难时可以寄托脱离困苦的愿望，富裕时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正如 20 世纪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华文明在世界还是幼年之时，就走完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进入老成。

中华民族惯于生活在现实中，更关注的是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对于看不到的神们，只要是无关当下世俗福祉的，就不会为人们所重视，而等到一旦需要时再来顾及。这种严重的精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惯常的做法，导致中华民族文明生活中的神祇们常常遭受到非神的待遇，随时可编造、随时可确立，又随时可抛弃，比西方世界的洋神们可怜得多。在这样强烈的世俗现世之需扭曲人们灵魂的人文环境下，没有宗教信仰传统也就成为可能。即便某个宗教兴盛，比如历史上的汉传佛教，最后也会沦落为现世的工具，不仅成为不了灯塔，引导人们超尘出俗，反而异化为保佑信众现世欲望的媒介与达成目的之桥梁，进入不愿进入的所谓末法。

精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使中华文明体现出人本有加、戒忌不足的特性。

中华民族的宗教情结，始终处于世界文明史中人类从蒙昧向文明开化过渡阶段之中不能自拔，中华民族的宗教情结一直停留在宗教学上所说的前宗教时期，也就是说仍然处于宗教萌芽阶段。通常地说，一神崇拜才能形成真正的宗教，多神崇拜、万物有灵，只是走向真正宗教的前夜。而某种程度上讲，万物有灵更为原始，接近存在于曾经广为分布世界各地的巫术。因此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神祇崇拜，就是远古巫术、巫文化的延续。

正如人们看到、体验到的那样，中华民族信奉的不是一神，是众多的神、多到让世人难于记忆的神。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却有着丰富多彩的多神崇拜，而这其中，祖先崇拜这种充分保留人类文明原始性的祭拜行为，是中华民族多神崇拜的核心内容。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人，所以为他人做出过至善大德之事的人，如古圣先贤、创



建亲缘关系的先祖，都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可崇拜之人，从大的概念上说，对他们的崇拜都可以看成对民族祖先的崇拜。

看一下世界范围内祖先崇拜的特点，通常是把对部落、氏族或者民族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时间上属于在人们记忆中能够追溯到尽可能最早时期的人，当作这些社会成员的祖先，而这些社会成员也就是形式上祖先的后人则通过传诵祖先的丰功伟绩、赞美后人可以从祖先那里得到的恩泽，通过口头相传的形式向后代传递这些被逐渐夸大的业绩，以使子孙对祖先进行无限的感恩；同时通过祖先崇拜也可以彰显拥有这个祖先的社会群体的傲人属性，对缺乏这种属性的其他社会群体会产生一种显性或隐性的感召力，往往会出现其他社会群体在感召力下最终放弃自己的祖先崇拜而改为信奉这个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社会群体的祖先。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现象只能达到这样一个局面：所有具有优秀特质的祖先的特征都会聚合在一个或者几个所谓祖先身上，从而产生出终极祖先。终极祖先实质上就是人的神格化产物，因为它所具有的特异功能早已超出正常人的范畴。

回到中华民族，我们如果翻开历史文献，越是早期的著作，越会呈现出记载无数拥有至善仁德、大智大勇、救民于水火的远古英雄的形象，这些古圣和先贤，在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茹毛饮血的状态时，就已经洞悉人世一切，精神境界已然超越物质生活的低下，教化人们如何构建人世的家园。他们多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以为人之先为己任，在尚未出现后世物质文明的原生态中披荆斩棘，践行人先之责，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构建中华文明精神家园的壮丽诗篇。先农之神，就是中华民族祖先崇拜中的一个重要神祇，是为人之先不可超越的榜样，是中华民族终极祖先之一。

谈到先农之神，总会有人关注这样的问题：他是谁？何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神的出现和神的属性，离不开产生神的历史土壤和文化土壤。

远古时期，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为中心区，率先摆脱了早已无法使人们得以饱食的渔猎生产方式，而采用种植谷物的农耕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想要进行农耕，就须经历相对漫长的粮种筛选培育过程，从生物学上说不啻于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可想要经历多少的失败和曲折，要忍饥挨饿